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
第六回 花子能墮樓埋計 李榮春寄跡鄰房

話說紅花見小姐要他去開門，沒奈何只得下樓來，心中暗想道：「如今教我藏在那裡去好？大爺啊，爾如今是潭內的魚了，要想出路是難上難了。事到其間無可奈何，拼其一死罷了。」將門開了道：「少爺半夜三更到此何事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不要爾管，門也不必閉。」手提燈籠怒氣衝衝的走上樓來。那花賽金立在房門，嘴上叫聲：「哥哥，此時到此何事？」花子能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紅花，爾將這個樓門開了。」花紅聽了，門也不閉，只是呆呆立著，看花子能提燈四處搜尋，只尋得賽金的房，並不尋到紅花的房，因紅花的房在樓外邊，開了樓門在門邊一間，而且花榮說小姐與紅花同謀的，所以只搜賽金的房。

那花賽金全不知其事，問道：「哥哥不見了什麼在此搜尋？」

花子能道：「還要假裝癡麼？此刻爾是瞞不過的了，快快放出來的好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哥哥，爾叫我放出什麼來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就是李榮春，他與我做盡了冤家，我要放火燒死他，那知柴房失了火，被爾與紅花將他藏在此樓中。快快放他出來的好。」賽金道：「什麼李榮春？到底是男是女？為何說在我樓中？也要說個明白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還要假裝不知的樣子呢，他是清清秀秀的後生，又是個解元，揚州一府人人叫他做小孟嘗君。」賽金小姐一聽此言柳眉倒豎，怒氣衝衝的道：「哥哥說話好不中聽，爾說我藏男人在房中，被人知道教我如何做人？休得在此胡說，快些下樓去，我要睡了。」花子能心中一發疑惑道：「必定在此了。」叫道：「妹子，不是我哥哥的來欺爾，只為李榮春不見了，所以走來看一看，就是在此也只是說自己走上來的，不干爾事。若還不在此也就大家罷了，有甚麼做不得人？何必動氣。」花賽金道：「住了，不是這等容易說的，爾若要搜也不妨事，總要與我賭個輸贏，若尋得出要怎麼樣，尋不出要怎麼樣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也罷，我就與爾賭一桌酒罷。」

花賽金道：「怎麼說得如此輕易的事？爾若尋出李榮春來，妹子也做人不成了，爾將我一劍分為兩斷，死而無怨。爾若尋不出李榮春來，爾卻怎麼樣說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也罷，我將這首級輸與爾罷。如今該與我搜了。」花賽金道：「且慢，說便這等說，倘爾若賴了便怎麼樣？」卻又做出似有李榮春在樓一般，假裝出驚忙之態。花子能見了一發信以為真，便道：「紅花，爾將壁上掛的劍與我拿下來，拔出了鞘，爾做干證，若有李榮春在樓上爾將小姐殺了，若無李榮春在樓上爾將我殺了，不許容情。」紅花道：「曉得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如今就沒得說，該與我搜了。」遂將各處細細的尋了一回，只是不見。花賽金道：「可有麼？紅花，看劍伺候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且慢，我尋尚未了。」又將牀下櫥櫃箱籠各處搜過了，也不見有個人影，連便桶也去掀開看了，亦無。

花賽金道：「如今爾也沒得說了，紅花，拿劍與我。」花子能著急，連忙跪下道：「好妹子，不要太沒了情分，我是與爾取笑的，怎麼就認真要殺起來？若不看我面上也看在父母面上，自古道千朵桃花一樹開，求妹子饒我罷了。」花賽金道：「胡說！爾既知千朵桃花一樹開，就不該黑晚上樓來無端造言，說甚麼李榮春在我樓中，倘被外人聞知，教我如何做人？」花子能道：「這個原是我不是，該死，該死。明日叫一班戲子備辦一桌酒請爾吃了醉，此事一筆勾銷了罷，下次再亦不敢了。」

花賽金道：「不相干，爾若搜出李榮春來豈肯饒我？」怒氣衝衝便將紅花手中的劍拿過手來道：「不是我今日無情，誰叫爾屈言屈語的來蹈我。」說罷拿起劍來便砍，花子能忙了，爬起就走。花賽金與紅花隨後趕來道：「拿住了他，不要被他走了。」

花子能心慌腳亂，走到樓門只要下樓梯，誰知心急一腳踏空，兩腳朝天翻一個跟斗滾下樓來。

這些家人見樓上跌下一個人來，誤認是搜著李榮春來的，走將下大家上前道：「拿住了，打這狗男女的，不要放鬆了他。」

此乃花子能方才吩咐他們道：「若李榮春走下樓來，爾們拿住便打。」所以這些家人見有人跌下樓來，只說是李榮春，又且黑夜之間又無燈火，如何認得明白，又聽得樓上喊聲叫拿，所以大家拿住就打，打得花子能猶如殺豬一般，大叫道：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我是少爺。」眾人聽說是少爺，連忙放手。花子能爬了起來叫痛連天，一步一拐拐進書房。頭巾也不見了，衣服也扯破了，頭髮也散亂了，重新梳洗，換了衣服，叫齊家人道：「爾們人也不看個明白，拿著就打，打得少爺如此模樣，明日送到江都縣去，每人重打四□大板，枷號滿日放。」眾人道：「少爺不必發怒，此乃是少爺吩咐過的，我們見有人跌下樓來，又聽得樓上喊聲叫拿，我們只道是李榮春，是以拿住就打，並不知是少爺，真正該死。」又有一個就道：「不知者不罪，望少爺恕罪。」

花榮問道：「李榮春可有麼？有在樓上乎？」花子能道：「若在樓上我也不跌下樓來了，都是爾這個狗奴才害我。」花榮道：「只恐還有尋不到的所在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慢說搜去不遍，就是連馬桶都看過了。」遂將前事一一的說了一遍。花榮道：「紅花房內可曾搜過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性命要緊，那裡顧得到他房裡去尋？」花榮道：「少爺錯了又錯，紅花房裡乃第一要緊之處，為何不尋，卻往他處去搜？若是李榮春不在紅花房中，我情願割下頭來與小姐。少爺不要遲了，快快再去紅花房中，一搜包管就有李榮春在內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爾不要抬舉我了，我老實對爾說，我不堪再跌下樓了。」花榮道：「如今只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必定拿住李榮春，紅花是饒不得的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果然妙計，就依爾如此而行便了。先拿酒來我吃。」花榮叫著眾人仍舊伏在樓下，花榮懷恨紅花昔年之事，所以要報此仇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紅花起先見花子能上樓遍搜，心中著急，後見搜尋不出反跌下樓去，方才放心，隨即下樓將門閉好，又上樓將門也閉了。花賽金叫聲：「紅花，我且問爾，爾好大膽，將李榮春藏在那裡累我受氣，快快說明，我不打爾。」紅花才放了心，又被小姐問此一句，驚得面如土色，兩目睜睜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心中暗想道：「小姐為何亦疑心起來？」花賽金見紅花呆呆立著不說，又問道：「紅花，爾為何不說，呆呆立著則甚？」

紅花道：「沒有此事呵，丫頭服侍小姐寸步不離，如何敢做此事？」花賽金道：「胡說，我起先叫爾的時節看爾□分慌張，言語咬唔，只說銀釵不見了，就是往尋銀釵，去了多時，及後出房看火，又去了許久才來，諒爾其中必有怪事，好好說來便罷，如若不說，定要打爾的下半截來。」紅花道：丫頭與李榮春並無瓜葛，又不認得他是誰，我救他則甚？」花賽金假做怒容，取一枝短短的戒方道：「賤人，爾說不說？」紅花連忙跪下，眼淚汪汪道：「小姐饒了丫頭罷。」花賽金道：「說了便饒爾。」紅花道：「並無此事，叫丫頭從何說起？」花賽金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枉了我待爾一片真情，我與爾雖係主僕，待爾如同姊妹一般，今日此事如此明現尚要瞞我，可知往日待我都是假心假情了，我也不與爾說，待我去搜罷了。」紅花著急，連忙扯住小姐的衣說道：「小姐，丫頭並無此事，不必去搜。」

花賽金一發疑心起來，道：「我以真心待爾，爾又不以真心待我，爾若有甚疑難之事，對我實說我也好與爾排難分解。爾若不對我說明，總要弄出事來的，那時連累我，連我也做人不得了。」

紅花想道：「如今是瞞不得了，若少爺再來搜尋豈不連累了小姐？不如說明，求小姐周全此事才救得李大爺之命。」遂道：「小姐是要恕了丫頭的罪，丫頭方才敢說。」花賽金道：「老實說明，自然饒爾。」紅花遂將前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花賽金道：「如今怎樣能放他出去？」紅花道：「要求小姐用個計策放他出去才好。」花賽金道：「賤人，莫說難以放他出去，爾想少爺搜尋不出，難道他就罷了不成？必然再來搜尋，若被他搜出，莫說李榮春活不成，連爾我的性命亦難保了。我看爾這賤人敢做出如此大事來，我不問爾爾亦不說，及我認真查問爾還敢如此推三阻四，如今爾雖說明，叫我如何放他出去？」

紅花哀哀求道：「小姐啊，念我往日並無差錯，今日不得已作了此事，還求小姐見憐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喧人，既是如此害怕，何不早早先與我計議，自然與爾分解，如今與我有甚麼相干？若不念爾往日無差錯，我定與少爺說知。」紅花道：「我因受恩深處須報恩，若欲預先說明，猶恐小姐不容，所以私自去做此事，如今只求小姐格外施恩全了兩命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喧人起來，我也不便見他，爾將壁門開了，放他過去再作計議。」紅花道：「恐盧家小姐不肯相容，如何是好？」花賽金道：「不妨，我有耽

戴。」紅花聞言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小姐暫請迴避。」花賽金走進房去。

紅花將自己的門開了，李榮春道：「恩姐怎麼放我出去？」

紅花道：「不要性急，且過了今夜，等待明日再作計議。」李榮春道：「為何今夜不能放我出去？」紅花道：「大爺，爾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少爺如狼似虎，他雖上來搜爾不著，豈肯干休？必然還要再來搜尋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如此怎麼躲？」紅花道：「我是千思萬想無法可放爾出去，不得已與小姐計議，尋了一個好所在，將爾暫且安頓再作計較。多蒙小姐賢德，許我將爾暫時去藏在西樓。」李榮春道：「西樓是什麼所在？」

紅花道：「說也話長，西樓乃是盧府小姐名叫賽花，西樓就是他的臥房。盧小姐與我小姐乃是結拜姊妹，雖然異姓，賽過同胞。他二人做說得話來，起初在露臺之上不過隔簾閒談，後來打算要私自來往，故將西樓一堵牆拆去做了一扇便門，與壁一樣，只用手將門推開便可走來走去，並無人曉得，再看不出，只用一幅字畫掛在壁門，再排一張小桌，桌上排些香爐燭臺花瓶之類，再看不出有此一門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恩姊，爾說什麼私自二字，這是何緣故？爾小姐要開便門就開，誰敢阻當他？爾卻說私自兩字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紅花道：「大爺，爾有所不知，只為我家那不賢慧的少奶奶曾與盧老夫人門口傷了情分，因此少爺也將盧家怪了，不許小姐與盧家往來。我家小姐恐少爺、少奶奶知道了必不容的，所以開此便門乃是私自與盧小姐開的，雖少奶奶上樓幾次，壁上有掛字畫，他再也看不出有此一門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只是我過去恐盧小姐不容，如何是好？」紅花道：「不妨，盧老夫人同小姐到他母舅家拜壽去了，有幾日耽擱，如今暫借西樓去歇一夜，即使盧小姐回來看見，自有我家小姐耽戴，諒亦不妨。」李榮春道：「事已至此，我也不得不然了。恩姊，既如此帶我過去罷了。」紅花道：「且慢，待我去了就來。」

紅花又來稟知小姐道：「李大爺腹中饑餓，求小姐一發行個方便，賞些糕餅與他充饑。」花賽金道：「爾自己去取便了。」

紅花走去，將廚食門開了，挪四碟糕餅一壺茶走進房來，說道：「大爺肚中饑了，請吃些點心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多謝姐姐，有水取一盆來與我。」紅花道：「有，待我去齣。」若講花賽金的房中諸物皆有，就是要開南京的雜貨店都開得來的。紅花連忙取炭起火搗風爐，登時水熱，倒了一盆熱水，取了一條手中拿進房來，說道：「大爺，熱水在此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有勞恩姐。」點心也吃完了，將面洗了，紅花帶了李榮春走到房中，將畫桌移在一邊，一手將門推開，放李榮春走了過去。紅花亦隨他進去，說道：「大爺，這張牀是小姐的，這張牀是使女青蓮的，要睡在此睡睡，切不要聲張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曉得，爾去罷。」

紅花退出，將門關好，將畫掛好，將桌排好，然後走進小姐房中回復，花賽金才放下心，說道：「紅花，少爺與李大爺有甚冤仇，要將他燒死？」紅花就將施碧霞賣身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花賽金道：「算來乃是少爺不是，全不想作惡多端，人人恨他，將來不知怎樣結果，就是奴家的姻事也是難做的，他還要逞甚麼威，行甚麼凶？還要搶甚麼女子，那李榮春疏財重義，濟困扶危，揚州一府誰人不知？他一點善心要救落難女子，險些兒遭人放火燒死，虧了爾救他，算爾有些義氣。」紅花道：「小姐救是救了，只是方才少爺上樓來搜時，急得我魂魄都無，若不是小姐趕他下樓定遭他拿祝如今是不怕他了，任他來搜亦搜不出了。」花賽金道：「我要睡了。」紅花服侍小姐安睡，自己亦進房去睡。不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